



# 談禪宗與淨土

慚愧老者

(續上期)

## 1. 往生淨土的先決條件

①厭娑婆苦——修淨土法門的人，第一個條件，便是要對現實世界生厭離心，彌陀經中說，娑婆是五濁惡世，所謂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、即是說明了現實世界是苦的，人生充滿缺陷和煩惱。在現有的國土中，遍佈了血腥和垢穢、泥土沙石、荊棘瓦礫，漫天烽火、和那高低不平的山陵丘阜，驚濤駭浪的江湖海洋，瞬息萬變的桑田滄海……從這些缺陷的現實中，可以深深地觀察到世界的成住壞空，深深地體驗到人生的苦、空、無常、和不淨。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，這樣的人生社會，實在沒有值得留戀的地方。釋尊所說的四聖諦，十二因緣法，亦是闡明了世間是苦的教法，這些理論到了淨土宗裏面，更加強調了世間極苦的觀念，使人對現實益增厭離之感，亦唯如此，方合往生的條件。

②欣淨土樂——厭苦求樂，是人之常情，由於厭苦觀念的激發，自然而然的產生了欣求安樂之心，有了這種欣願的意願，加上所謂「末法時期」、「魔強法弱」、「眾生根鈍」的思想，以為自力法門不堪勝任，便啟發了這種他力為主的解脫觀了。在彌陀經中描寫的極樂世界，是金沙布地，七寶樓閣，重重的欄楯，成行的寶樹，七寶為池，與八功德水交相輝映，和風輕拂，百鳥齊鳴，皆是演奏微妙的法音，使眾生聞之，自然生起感念三寶之

心。極樂世界的眾生，都是遠離衆苦，身心安樂，不再退轉而受三途果報。生到淨土，日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，一切隨心所欲，與佛菩薩為伴，直至永恆！這麼一個莊嚴清淨的世界，正是娑婆苦惱眾生欣樂而嚮往的，故善導大師云：「大眾同心厭三界，三途永絕願無名，乘佛願力往西方，念報慈恩常頂戴」。這是眾生渴求離苦得樂的心聲，但這種厭苦求樂，不是悲觀的，也不是厭世的，所厭離是五官欲樂所對的苦，所樂求的是與生死苦相對的涅槃樂！有了這種厭離此土，和求生彼土的決心，再準備往生的資糧，即可以往生極樂世界。

## 2. 往生淨土的資量

①信心——對西方淨土的實有，和念佛必定可以往生，要有堅決不移的信念。這可以從三點去堅定信心：

a 信釋尊所說不妄——念佛淨土法門，是釋尊無問自說的，在彌陀經中，特別的給我們指出：「從是西方，過十萬億國土，有世界名曰極樂，其土有佛，號阿彌陀，今現在說法」。佛陀是親證諸法實相的一切智人，大覺者，他所說的，都是真話，實語，他絕對不會騙人，他的教法，絕對沒有錯誤。我們對佛陀的教法要徹底相信，念佛即可往生，彌陀經中曾說：「汝等皆當信受我語」，唯有信得真，行得切，方能達到彼土。

b 信彌陀願力不虛——極樂淨土，是彌陀願力所成，彌陀因中為法藏比丘時，即發四十八大願，莊嚴淨土，攝受眾生，如有

衆生，稱佛名號，即得往生。彌陀四十八願中有一大願云：「若有衆生，欲生我國，至心信樂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」。這證明了彌陀廣大弘深的願力，莊嚴了極樂淨土，這淨土又是六方諸佛出廣長舌，說誠實言，所共同讚歎的，所以應該決信六方諸佛無誑語，彌陀願力決定不虛！

c. 信有因必感果——佛教說一切皆不離因果，在此土念佛，便即種下了淨因，有因必能感果，這是永恆不變的真理，彌陀聖號，萬德洪名，所謂一歷耳根，尚且永爲道種，何況精勤念佛的人？

②願力——彌陀經中勸衆生說：「應當發願，願生彼國」。有了信心之後，還要有懇切的誓願，方能往生，如果有信無願，如知道了有好的去處，不想去，不願去，彌陀雖欲接引，也是無能爲力的。古人云：「願不堅不生淨土」，應該發願離此土，往生西方，願彌陀接引，願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，願不違安養，還入娑婆，度脫衆生。所以，在信心之後，應發懇切的誓願！

③實行——如彌陀經中說，行是「執持名號，一心不亂」，即是依願而起行，所謂：「行山填願海」，有願無行，猶如開空頭支票，如說食數寶，是無濟於事的。行，就是專念持佛名號，所謂口中念佛名，耳根聽佛音，心中憶念不忘，這樣念至一心不亂，至臨終時，自然蒙佛接引離此土而生極樂。

信願行三者，正如鼎之三足，缺一不可，必須以信願去導行，以行去實現信願，這三種資量皆準備就緒後，無疑地，是必可往生的。

### 3. 淨土宗對中國後期佛教及民間的影響

淨土宗自天台四明門下，月結淨土繫念道場之後，參加念佛者，常不下萬人。宋以後之佛教大德，多主張禪淨雙修，台宗學者，多兼弘念佛，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，淨土宗之大德如雲，居士尤多。尤其民國以來，禪風漸淡，諸眞常唯心系之大德，莫不以淨土爲依歸，如諦閑、印光諸大師皆是。由於淨土宗諸祖師之弘揚，念佛法門亦已深入民間。宋太宗時，宰相王旦，仁宗宰相文

彥博等，皆結蓮社念佛。至後來，下至愚夫愚婦，村童野叟，皆知「阿彌陀佛」四字，中國民間村莊上的「處處彌陀佛，家家觀世音」；幾乎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即代表了中國佛教，甚至毫無宗教信仰者，如遇危險，也會不期然地念出阿彌陀佛。由此可見，淨土之深入民間，及予以我國民衆精神安慰之一斑了。

### 四 禪淨之異同

①難行道與易行道——禪宗與淨宗，由於自力與他力的不同，前者被人稱爲難行道，後者稱爲易行道。所謂道，就是道路，是修行的一種方法，是可以令人從煩惱苦迫中解脫出來，而達到自由安樂的境界的道路，所謂難行道與易行道，也就是指修學方法難易之差別。

禪宗的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的思想，是超言說，超理論的，所謂直接的經驗，頓悟的境域，在修證上，被認爲必須是上根利智者，始能領悟，並不是普通根器的人，隨便可以參到的。因此，其他宗派往往用盡言辭、譬喻、分別解說，結果都是歸結到「語言道斷、心行處滅」；而禪宗則直從這「無言說處」著手，其道之難行，亦即在此。佛陀所說三藏十二部教典中，其最終目的，無非令衆生修行，而悟證其本來之眞性，禪宗把握其最後而重要的一著，直顯心性，明當下即佛。據此也可以說：教的終點，即是禪的始點；教是從淺至深而漸修漸證。禪則是循捷徑而使之頓悟。禪的修證是全靠自力，凡夫衆生，往往認爲自己根鈍，力量薄弱，以根鈍力弱，而求解脫人生粗重的煩惱束縛，與過多的苦迫，都認爲是甚難領受，不堪修持，故稱之爲難行道。

淨土的念佛法門，是全仗他力的，他力即是佛力，佛力是不可思議的，憑念佛之力，即得佛來接引，這樣遠較自力的禪宗輕鬆得多了。雖然念佛也有觀想念，實想念，持名念多種，但就是容易修持方面來說，淨宗是特別強調持名念佛的。即如上面所說，專持念彌陀聖號，至一心不亂，臨命終時，佛來接引，達到往生彼土，見佛聞法，斷惑證果，究竟離苦得榮的目的。甚至如有十惡五逆衆生，只要在臨命終時，一念悔改，（下轉第37頁）

我可以吃一顆。他掏出一個紙包，揀一個有淺黃綠色的小丸，教我吞下去，我也不懷疑他是否漢奸，也就吞下去。以後到湘陰海軍醫院，及長沙湘雅醫院時，他們都說，既不發炎，就不必開刀，連我中學同班的做醫生，也如此說。只要裏面肉先長滿，然後再收口，就沒有問題了。迄今仍無不妥，所以我沒理由不信大士。

離軍後，投効官商合辦的漢興公司，在復寧輪大副時，到美國西岸波特蘭裝小麥回台。同時在當地接收換新十只吊梯代替頂上的鋼索的鋼鏈條。鏈條經過檢驗後合格才送來。我叫水手長和木匠去驗收，他們貪方便，沒有放低吊梯到碼頭裏面，一釣起便向船上滑來，不幸滑入碼頭下面的爛泥裏。他們左撈右撈，一個小時過去了，我叫他們去拿鎖鏈的鉤子來，要他們縛在吊貨索上，他們只拿兩個，怕太重，拖了四十分鐘，仍沒結果，木匠向我借酒，他說喝完他下水去摸，我說現在天寒，下面是爛腐麥子太深，人受不了。弄了鏈條我負責，再丟人時，我可怎麼交代。你們聽我的，把另外兩個鉤拿來，分四個方向，同時綁好再拖。一小時內找不到時，明天再說。他們去找來照做，我心裏不住求大士慈悲，後來不到半小時，已通通撈上，一根也不少。我告訴他們，觀世音菩薩，會保佑我們的，他們都相信了。

先祖母教我，在危急時，不要叫菩薩，要叫娘娘，老母。如叫菩薩時，要備法駕費時；如叫老母，她不化粧，立即來救，不會延誤。這是她信心之堅。以往每次敵機來時，我心上都默念聖號，心中自然遠離恐怖。

大士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，與佛如來，同一慈力。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，與諸衆生，同一悲仰，身成卅二應，令諸衆生，於我身心，獲十四種無畏功德。又能善獲，四不思議無作妙德。說寫皆不能窮盡的功德。

楞嚴經中的觀世音大士，在卷六有極詳盡的說明，但是世人多知普門品，少知楞嚴。楞嚴不是密宗，理論很多很深妙，我希望大德們，能多開示。

（上接第42頁 談禪宗與淨土）

至心十念，亦得帶業往生。其簡便而易行，與禪宗恰好相反，故一般認爲自己根性、不是修禪法器者，即捨難行而走此易行道。這比方從遠道回家，如用走路，是吃力而辛苦，如坐車乘船，既舒服又容易，故淨土法門，現在仍然是極受一般人歡迎的。

② 異途同歸——二家同是重實踐的法門，禪者向內心參究，以達明心見性，淨宗雖仰賴他力，亦要篤行念佛，方得往生。其次，兩者同爲不重文字之法門，禪宗明顯地高唱不立文字，只憑以心傳心；淨土雖依據彌陀經，甚至有淨土經五經，但只憑信願持名，即可往生，並不重知解。雖然二者各有不同處，而其最終目的，亦無非令衆生還證本來面目而已，所以禪淨是應該可以相即相入，互攝互融的。在唐代時，兩派雖曾一度相爭，禪者批評淨土爲引導愚人的「方便虛妄說」，慈愍三藏却撰文評擊禪宗爲狂放，而讚揚其念佛往生之說，其門人亦繼弘之而抑禪宗。後來，禪宗祖師亦有贊同淨土者，如法眼嫡傳永明延壽大師，宋代之天衣義懷大師等，亦皆禪皆淨。其實，這兩條不同的道路，以其究竟證悟而言，正如西諺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，其修行路線雖有不同，而殊途同歸，其旨趣終無二致，這也就是佛經所說的「方便有多門，歸源無二路」了。

### 五 結 語

禪淨兩派，同是印度佛教流行中國，融攝中華文化之後，所產生的兩大實踐教派。雖然一切宗派之中，都是談實修的方法，但其最主要而且最普遍的，就是「禪」和「念佛」兩種，自唐末至現在，教界的主流，還是這兩大派的天下；尤其到了千戈紛擾的今天，念佛法門越來越普遍，幾乎成了今日佛教的代表法門。禪宗至現在雖然已漸趨沒落，中國佛教還能苟延殘喘，還是深賴禪宗大德（如圓寂頗久的虛雲和尚）的自尊自信，不屈不撓的精神在支持。所以，禪宗與淨土，爲中國佛教建樹的功績，同樣是不可磨滅，在中國佛教史的地位，也是同樣不朽的。